

漢
魏
叢
書

二
三

國朝文獻卷之三

三

新書卷第七

漢 雒陽賈誼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恇恇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廼學

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卽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

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
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
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
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
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
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
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
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
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
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
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
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

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君之獨賢也
故亡號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
行卽於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逃行
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
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
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
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
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
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
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
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
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職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

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
殺無罪殃旣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
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
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
於是履屨戴璧號唿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
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
愠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
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
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

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
名寶因間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
不忍結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
用旣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
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振而
掩敗犬群嗥而入淵彘銜菹而適魚燕雀剖而蛇虺
生食蘊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
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扶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
江懷賊行害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

逆謀負約襲剗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
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
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
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
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
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
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城

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蝥作網今之人脩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
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况我乎
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
二醢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
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戰

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五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
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屨決背而行
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
魯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屨哉惡
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
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
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

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
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槁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
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從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刺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
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
食不甘味一夕五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
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靡
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

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餽吾以鼎實舉被而爲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連語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

灌其爪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爪則已灌爪日以美
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悅因以聞楚
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
仞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寔國
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陞三
繁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
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